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七

徐乎遠闇公 宋存標子建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尙木

馮瑞振振仲叅閱

張毅敏集

疏

張養蒙

爲川民採木乞酌收餘材以寬比累事

公下人事無所不言而言之皆有根據此其一端也
竊惟四川採木一役先後經歷五年三運就途原額已足據撫按類報之疏似可無他議矣臣等聞川人

言則謂採木之苦。在召派猶未甚。而在驗收之後。則甚也。在責辦猶可支。而在比併之日。則難支也。蓋召派之始。買運有價。賞夷有格。雇夫有值。毋累之。旨屢申。陸續之期。旋定。商民領銀在手。採買自由。有責辦于一年之內者。有責辦于二三年之內者。雖一時估給。未必盡足所費。而目前之利。人猶樂趨之也。雖殷實人戶。未必樂于就役。而慣商豪民。猶攘臂爭來也。操斧入山。巨材實少。圍圓丈尺。合式爲難。自該部議准通融酌收。而民始安心採運矣。惟幸其可酌取

也。則務多採以中之。又慮出險達江之難也。則益多採以備之。原額估銀十克一二。其間無名之賠販。萬狀之艱辛。有惻然不忍聞者。迨鱗集水次。而收者收棄者棄矣。收者入運。而棄者比銀還庫矣。夫木非他物等也。商民供應。他物一不中程。貴辦者賤鬻。輕領者重賠。猶云得自便也。惟茲皇木禁用極嚴。既不收之于官。又不敢售之于市。以爲有木也。則尺寸之材。何曾屬已。以爲有銀也。則分毫之費。盡令還官。始之以監追。繼之以捶楚。于是有傾貲者矣。有破產者

矣有鬻妻子者矣。不則奄奄待斃耳。痛哉川民。何不
幸而重罹此酷也。臣等聞嘉靖年間採木事完。害亦
如此。迄今閭左蕭條。僅存殘息。道旁枯朽。悉是良材。
毋論遺害堪傷。兼之遺材可惜。皇上持身以儉。恤
下以仁。罷不急之工。戒無益之作。非時採辦。料其必
無萬一厥儲。告虛役非得已。臣等恐罷民不堪重騷。
而見材不可輕擲也。合無將已出水次。及在山可出
之木。或楠或杉。堪備營構者。酌價揀收。勿以已足額。
而漫爲棄損。勿以未合式。而過爲刁減。收一木則民

免一木之賂。筭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抵除領價。俟解京。蓋進之三。厥則合抱干霄。固梁棟之具。卽寸長尺短。亦榱桷之資。若罄錙銖而取之。委泥塗而蠹之。又椎膏髓以償之。民其何堪。國亦何賴焉。况杉楠上材。非同僇僕。伐之甚易。生之甚難。採之甚難。棄之甚易。忙時督辦。孰若閒時鳩惜之。爲得哉。該省郡縣之吏。不敢擅抵者。重庫積也。撫按之臣。不敢廣收者。遵部咨也。惟奉有明旨。則公私兩便。臣等于此亦計之審矣。所費者應動之銀。而非損及內帑。所救者

無辜之衆、而非惠及奸頑、所集者已伐之材、而非重
行採取所儲者將來之用、而非近見眉睫、倘言有可
採取、伏乞勅下工部、覆議施行、一方幸甚、奉 聖旨
工部知道、

爲河工新叙乞久任諸臣以圖永利事

公以曠直之性而遇事能見本末如此

竊惟國家漕運專藉河渠、沿河通漕、夙稱重務、頃歲
因范口夾茶城淤、異議繁興、河臣再設節據部科諸
臣建議題奉欽依、着司道等官畫地分工、責令刻期
報竣矣、近睹總理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報成叙功

兩疏中間分別諸臣勞績之狀瞭然在目或築新廬
或幫舊堤或立閘以蓄其汪洋或修湖以資其灌注
極稱工程堅固足保無虞業已下部待覆陛下必
且不吝爵賞以酬臣等區區愚見尚有可言者蓋成
功非難保功爲難一時之報竣非難將來之經久爲
難河上之事二十餘年來凡幾告患矣亦凡幾奏功
矣當其決也則曰吾不能使之不決隨而議塞及其
塞也隨而論功當其淤也則曰吾不能使之不淤隨
而議挑及其挑也隨而論功舉淤決之故委之天災

舉挑塞之功。歸之人力。委之天者。巧避其誤事之辜。歸之人者。橫叨乎優勞之寵。報成未幾。懼有後虞。求脫紛紛。槩獲美轉。繼之者。又是一番套弄矣。此其故皆由于河臣不久任也。官不久任。不便有二三。後先異

見也。人已異謀也。功罪難執也。功名之心。孰不有之。

曲意求功。便多罪狀。

前者以功陞賞矣。代其任者。守畫一而襲故常。則疑于無所事乎。于是矜智釣奇。旁穿曲鑿。不曰某故道當開。則曰某新壩當改。不曰某堰工可廢。則曰某湖地可耕。注厝周章。利害莫必。非徒倖邀異績。兼欲求

多○前○人○甚○且○樂○其○敗○而○借○以○爲○功○忌○其○功○而○幸○其○速○
敗○新○功○未○必○就○而○舊○緒○隳○矣○如○先○任○河○臣○凌○雲○翼○建○
議○開○新○河○耗○水○衡○金○錢○以○七○萬○計○報○功○甫○數○月○遽○爾○
堙○塞○朝○廷○何○嘗○一○問○其○罪○也○此○後○先○異○見○之○驗○也○
其○不○便○一○也○人○之○恒○情○易○分○爾○我○功○出○于○我○則○修○守○
者○常○勤○功○出○于○人○則○修○守○者○常○懈○勤○則○日○復○一○日○濬○
築○可○保○無○虞○懈○則○年○復○一○年○隄○渠○必○致○漸○壞○至○于○漸○
壞○而○後○調○陳○瑛○于○廣○東○移○許○應○達○于○江○南○嗟○其○晚○矣○
則○何○如○陳○瑛○仍○守○舊○地○應○達○不○轉○京○堂○旣○循○官○常○亦○

免吏議。人與事相習。官與人相宜。卽有紛紜。何自而起。此人已異謀之驗也。其不便二也。賞以勸功。罰以懲罪。必功罪可執。而後賞罰不淆。假令一隄之築也。倏而報堅。倏而報潰。一渠之濬也。倏而報通。倏而報壅。前者蔽罪于後工之不繼。而後者推罪于前工之本虛。欲罪前也。已非見任之官。幸免追論。欲罪後也。又以新任之故。得從亮原。尺寸之功。必酬尋丈之罪。不究。有賞無罰。國典謂何。此雖賞罰之必明。亦由于功罪之難執也。其不便三也。查得萬曆五年有管河

司道等官都着久任不許陞轉之 旨矣 世宗未

年有你每還查分管官員職名籍記在簿日後有不
堅固卽便指名叅治之 旨矣 明旨赫赫竟托空

言臣等請今次叙功之臣除府州縣正官佐貳以下
不必盡拘外如右都御史潘季馴三任河漕熟諳水
道陛下起用之意固欲責其新功季馴圖報之心
亦當終其舊績首宜久任以重河務其餘專管司道
各官旣與河務相宜併令一體久任部署不得藉口
差滿輒令還京九年序擢有例在也潘臬不得藉口

俸深輒轉他省。計俸優陞有例在也。縱日久勞著。加授別銜。不妨仍理原管事務。以備他時河漕督撫之選。蓋治河如治虜。邊方總督有十年一鎮者矣。兵備有自僉事加至布政者矣。河道之臣。胡爲乎不行久任哉。此臣等于叙功之日。卽以久任之說進。使諸臣知今日告成。功固可錄。異日倘失罪。亦有歸。其尙視河如家。勿視官如寄。息規脫之念。殫修守之猷。若方以功聞。旋以敗告。按籍治罪。諸臣又何說之辭。臣等再惟人臣報君。惟力是視。况職掌有在。豈足言功。今

茲之叙完據有成議矣以後年年修築歲歲疎防皆是河臣職守之常所當自盡更不必瑣瑣叙錄致啓倖途此亦人心之公論也伏願 陛下留意奉 聖旨工部知道

條議餉務疏

臣疎直之性素不較乎錙銖孱病之軀更不耐乎煩劇忽承 特命深懼難堪事不辭勞臣子分義今當銜命而出一切督理事宜尚無定議臣恐無所遵守聊舉切要條爲五款伏乞勅下該部議覆施行臣愚

幸甚。一明節制。夫官無崇卑。權重則行權。輕則格。勢使然也。東征之役。有摠督以兼理糧餉。又有各巡撫以分贄之。各部郎以供饋給散之。似可無掣肘矣。茲臣之往也。豈能加于摠督之上。倘不重其事。權猶然一部官耳。招之不來。麾之不往。亦安用此贄員爲也。非加兼憲職。恐不便于行事。其應轄直省地方。合先指明定界。以便居中調度。仍比照摠督勅書。除戰守機宜外事。于軍儲撫鎮而下。悉聽臣節制。倘有怠慢。司道郡縣將領衛所等官。不時叅治。應拏問者。

拏問事完照例舉劾以示勸懲蓋督餉督兵其體均重况係特遣更不宜輕伏乞 聖裁 一專責成夫暫遣不如舊設旁督不如親臨人人知之苟責成不專推諉易起臣所督理者餉耳餉不足或請之內帑或發之外庾或多方湊處臣應與大司農博求接濟之策事本專司勢且易達又豈容于他談但今司徒日集轉輸數千里陸運必用車牛騾夫水運必用船夫護兵此其直省各巡撫事也臣在部近接得遼東張巡撫揭稱水陸運過朝鮮糧萬石實由摠督專制

誰敢不遵。臣從部堂奉璽書而往，蓋欲示朝廷重
餉之意，非爲解摠督兼理之權。凡轉運事情，須與摠
督並行。各該巡撫衙門、嚴責司道等官，或水或陸，各
徇其便。上緊運赴軍門聽用。違悞者會疏具奏。若臣
別有條議，非干摠督職掌。臣自督之，蓋惟督府不以
事權分彼此，則司道不以觀望生援急。一推一挽，弘
濟何難。伏乞 聖裁。一請關防勘合。夫關防所以
示信，勘合所以嚴程。臣督餉在外，奏 上檄下，由近
達遠，均宜用之。乞勅該部鑄造關防一顆，填給大小

勘合三十道、火牌五十張、以備軍儲緊急、不時差遣
官員資奏催運之用、事竣照例奏繳伏乞 聖裁、

一請贊理司官。夫錢穀事冗、轉輸務勞、臣起家詞林、
夙不閑于吏事、兼之少年多病、中歲蚤衰、智慮不周、
耳目孰寄、非藉明敏強幹司官、協力分猷、其何能濟、
近者督臣經略播州、征倭防海、俱帶贊畫司官二員、
軍旅重事、委非可以常格拘也。况臣由部堂贊督者

乎。乞勅本部、惟擇賢能司官二員、隨臣計畫、庶合三

成非一人獨擅

事以謀

人之見以爲見、則其見確。收群策之策以爲策、則其

策長脫有緊急更可分地行催不致悞事伏乞 聖

裁 一請員役廩糧夫官由劄遣事無成規第大臣

行督直省地方體統事權所係甚重吏書以供繕寫

官舍以備齋差與夫心紅紙劄犒賞公費等項均不

可缺似應比照總督衙門議爲定額員役從何取用

廩糧從何支給公費從何措辦庶幾民不苦累官不

苦供蓋都門之外應係督屬地方檄不先傳下何依

准臣卽欲速出料理不能矣伏乞 聖裁萬曆二十

五年九月十六日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張養蒙

着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糧餉作速前去這所
奏該部看了來說

議定南運以濟東運疏

糧運

臣惟東征將士需餉甚殷水陸淮輸需糧甚急卽今
天津水運之始第一苦于無糧則暫取預備臨德其
次苦于無船則暫括商船民船糧船稍具矣又苦于
水手護兵不識海道冬月搬運風水難憑猶可遠近
那移旦夕接濟倘延及明春島氛未靖徵兵四集日
費更多則備運之糧尤有不可不預計者查得漕運

遮洋一摠所轄淮安等八衛所共駕海船四百二十七隻裝運山東河南各州縣米二十萬四千八百八十餘石外加耗米四萬四千石有零每歲運畢官軍雖回本衛所其船隻俱在臨清德州河下灣泊把摠向在臨清住劄至次年正月開兌兌完開幫多在二月臣思欲濟春運莫便于此除此二弊便自無碍蓋移倉糧則多出納之費而糧且有限募船則多逼勒之弊而船未必堪又領官護兵漫無紀律并津登水手遞相推諉惟遮洋一摠糧便船便官軍便水手便開幫最蚤最近又便

不若責令盡數運至旅順，方可不誤軍餉。但此摠上納倉口有天津，有京通，有昌密，俱經漕運衙門，先期派定。摠欲截留東運，臨時誰肯聽從。雖摠漕于定派之先，預坐該摠徑運旅順口交卸，庶官軍知所遵守。其原派倉口，悉聽摠督倉場衙門註銷撥補，仍行河南山東監兌官務，令早兌早發，行臨德天津各兵巡道催儆。越幫前進，定限二月中旬至天津。如有遲違，聽臣叅治。至于應得腳價行糧，從水次至天津，照上納天津例支給。從天津至旅順，照顧覓民船例支給。

卽于山東河南輕齎銀內分解一二萬兩付天津管糧官支銷開報至于旅順交非倘有餘剩耗米令遼東管糧官用備倭銀照時價糴買若買得一二萬石又可省一二萬石之腳價尤便之便者也軍儲至急難泥漕規萬一缺遲咎將誰諉伏乞勅下戶部作速議覆轉行漕運衙門查照遵奉施行東師幸甚萬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具題十一月初一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議明春運船疏

運船

爲海口冰堅，糧船守凍，酌議明春運船，以濟任餉事。竊惟東征軍餉，資陸輓者十之二，資海運者十之八。臣受任之初，卽檄天津兵備道按察使汪應蛟，將新募鹽船六十隻，刻日裝糧起運。甫至海口，忽遇颶風大作，一夜冰合，遂不能前進。雖原任副留守武懋德所統兵船四十隻，并山東新造沙船四十隻，亦俱在大姑守凍矣。兵船如此，糧船可知也。天津如此，登萊可知也。除一面移咨遼東撫臣督行司道等官多方陸輓接濟，及差贊理員外周一梧往山東主事楊恩

往遼東分路催備外。又念倭酋退回釜山。水陸列寨。守者甚逸。攻者甚勞。今冬果能一鼓蕩平。使之片帆不返。因而撤兵罷餉。孰不願之。萬一釜底遊魂。尚未授首。則戰攻方始。徵調更煩。明春濟運之策。可不急爲之講哉。近據天津兵備道按察使汪應蛟呈稱。遵奉新准天津造船五十隻。旣宜召匠買料。刻日興工。據清軍同知鄒學曾面稟本道。謂天津一帶。旣無楠木。又無南匠。且北地嚴寒。與南方不同。卽有工料。冬深亦難措手。查得山東撫臣近委官于南京天寧洲。

打造沙船四十隻，已到天津河下，本道親詣看驗，頗爲堅固。據原造委官周維慶稟稱：梁頭一丈六尺，計費工價銀三百兩，每船堪載五百石，少亦載四百石。看得天寧洲爲木商鱗集之地，物料稍賤，且匠作近而易致，寒氣薄而易開。若乘冬春之間，多召木髹匠役，晝夜併工，不過四五十日，可以報完。但每船工料費至三百兩，計造船五十隻，該銀一萬五千兩。前項部發銀數止五千兩，恐一時補發不及，前工不無遲悞。相應咨發，以便差官齎銀往造。又查天寧洲坐屬

應天府地方各差官召匠聚材終不若本管有司督責尤速仍乞移南京操江都察院行委應天府佐貳官一員躬親調度旦夕責成庶不誤轉運等因隨經臣批糧從海運遠至朝鮮必須堅厚南船方可利涉據呈楠木南匠北方皆無冬月嚴寒真是難爲措手周維慶所造沙船既驗堅固堪運卽可如式委造其增給料價及咨操院委官調度俱如議行近接經略軍門揭稱天津定歲運糧二十四萬石分爲三運恐又非五十隻船所能辦也仰再議確速詳又據該道

呈天津既定歲運米二十四萬石、分爲三運、每一運當八萬石、前議止造船五十隻、委不足用、應再添造五十隻、連前共一百隻、該銀三萬兩、合候移咨戶工二部、一併給發、及照沙船一隻、須用舵工水手二十名、卽當一面于吳淞淮安等處召募、每舵工一名、每月約計銀一兩六錢、水手一名、約計銀一兩二三錢、每歲約工食銀三百餘兩、以百船通計、歲該工食銀三萬餘兩、查得餉務專屬戶部、合無先行咨會、一面照數給發、以便召募水手、俟船完速駕、則人與船相

習而船亦與海相狎矣。仍再比照山東事例，咨行漕撫衙門，煩委官于淮安地方雇募船五十隻，并湊募天津密雲漁鹽等船五六十隻，則每運八萬之數，方可無誤也。至于各船駕運水手工費，歲以數萬計，向未議有正項。近日雇募鹽船運米二萬一千餘石，計腳價五千一百餘兩。該本道暫議于本年河間府存留折色京庫銀內動支。但查前銀止三萬四千餘兩，原係存留地方買糴米穀爲餉兵備款之資。近議一半買穀，一半仍存折色。然一二月間動支兵餉并運

價業費過七八千矣。在山東有藩司之積蓄，尚可那移。在天津止河間之一郡，安從輸運。合無併乞將保河二府萬曆二十六年應解折色京庫銀，俱准存留，以備海運募價工食之用。等因。臣看得海運河運，難易頓殊，涉遠衝濤，利害莫測。故談海運者，必稱沙船，必稱南方水手，謂其揚帆甚捷，楫舵有神也。今天津每運既定八萬石，即使每船載四百石，亦應用船二百隻。據該道稱造百隻，再兼行漕撫衙門雇募五十隻，誠不爲過。若責之以必運之數，而不假之以堪運

之船。卒之人糧兩損。竟亦何濟。且此船東事未定。則可用之以淮輸。海上有警。即可用之。以待戰。一舉而兩得。尤爲計之善者也。其應增造募錢糧。及請留保河二府。萬曆二十六年。應解折色京庫銀。以備運募工費。俱萬萬不可已者。軍儲緊急。海運險艱。冬月若不早圖。明春何以急濟。伏乞勅下該部。上緊議覆。其應增銀兩。速爲給發。應解折色。准其存留。仍行漕撫衙門。委官速爲雇募。行操江衙門。委官上緊監造。其原差賫銀守催官員。勒限明春三月初旬。駕船定至。

天津庶可不誤餉務矣。再照前准登萊亦造船五十隻，與天津同。近據山東撫臣萬象春咨稱登萊地方既無木植可採，亦無造船匠役，欲移咨漕撫衙門，速于清江廠內多造大船五十隻，費省工倍，大有裨于軍興等因。竊思天津既經定造沙船，登萊應從此例，增價議定，或在清江廠，或在天寧洲，任從其便。但登萊已有周維慶造船四十隻，不必再添，已有前募淮船五十隻，不必再募。且地近募順風開洋，一日夜可至，運自易易耳。相應一併覆行，餉務幸甚。萬曆二十

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
旨戶部知道

春運僉領防護要務疏

贊運護運

竊惟征討國之大事糧餉軍之大命臣以衰病餘息
謬肩是役先是待輸無米航海無船直省同舟若分
秦越臣建議請借臨德倉糧請徵登萊等處本色請
動近海郡縣預備倉糧請造遼船造沙船募淮船及
雇覓商船請添遼東陸運驛頭其餘一應專行事宜
飛檄各屬再三申飭乃委贊理司官分投催僉寢食

俱廢肝腸欲嘔伏枕呻吟不敢言病誠念國家事重
而不敢有其身也續該經略督臣定議歲運七十萬
臣查各道報到糧數頗足今歲之運其應用船隻差
官分造勒限前來雇覓已到者見在裝運是糧與船
漸有次第亦皆撫道諸臣協心共濟之力也臣獨念
糧以數十萬計船以數百艘計卽漕運原在內地有
各衛所官軍領運有把總摠兵等官專制尙多延緩
侵費之弊海運險遠十倍內河乃零星發洋漫無紀
統則何弊不可生又茫茫一水我與倭共乘機侵掠

兵家之奇防衛何可不密也。但添一官則多一官之費。添一兵則多一兵之餉。自東征以來。費用不貲。官民俱困。卽造船一節。出于萬不得已。臣猶難之。更議添設領運護運官兵。少則無濟于事。多則財力難供。臣反覆思之。惟有僭運防運合爲一體。于勢最便。于財最省。于事最得濟也。今日海運西起天津。遵海南濱而東。至于登州。登州渡海。達于旅順。旅順遵海。北濱而東。直至朝鮮。海道迂遠。又且更迭往來。卽設把總。摠兵長運押行。不免顧此失彼。合無除分運各官。

聽該道自行選取，仍令長運押行外，其在天津專立一摠，就便令海防撫臣選委標下官一員領之，專立一摠，就便令登萊摠兵選委標下官一員領之，濟青萊共立一摠，就便令山東撫臣選委標下官一員領之，兩摠俱僱護至登州，而僱護過海至旅順而止，旅順專立一摠，就便令新駐旅順摠兵選委標下官一員領之，僱護至朝鮮而止，朝鮮更立一摠，專管交郵。亦令旅順摠兵，就便選委各摠仍管稽查夾帶諸弊，帶催回空各船，登州各管挑濬防倭城海口，及各島

安泊處所。兩摠兵摠理于上。嚴加約束。各分信地。鱗次接管。則官兵不添而自足。事權不分而自專。不惟海運無虞。因而熟知海道。演習水戰。亦防海之大計也。然防護一節。責在撫鎮。臣前已具題。荷蒙皇上俯允。若添官僉運。不惟多官多費。且事權不一。必至互相推諉。臣固以爲合爲一事。最便最省。而最得濟也。但萬里烟波。四望無際。颶風一起。則倒海排山。濁浪一澎。則吞天浴日。兼之石礁島嶼。交列橫鋪。鯨鯢潛藏。蛟龍出沒。談之者色變。望之者心寒。而當之者

魄散魂飛，非人所樂趣也。自此策有不非大破常格可少賞罰不爽，恐不足以起懦夫。礪銳志而鼓其必往之心。查得先年薊鎮邊防，修葺稱難，後該閔臣題准事例，修守有功，與斬獲同賞，故人爭効力，而該鎮墻臺墩燧，遂甲九邊，則鼓舞之効也。今海運大難，于修守而時事孔棘，又萬倍于薊鎮承平之時，臣亦願海運有功，與斬獲同賞。人未有不効力者。糧則責之有司，以分數多寡，有無侵削，及運到水次先後爲殿最遲，則責之兩總兵五把總，各分運官以運期遲速，有無夾帶漂損。

爲殿最一運之畢。撫鎮道據實開送。臣卽截題備照
歲運通完。自鎮道以及有司領運各官。容臣分別功
罪。類題請 旨。卽照前鎮修守事例。與斬獲相提而
論。則承委員役。前有所慕。後有所懲。希榮慕進之念。
奪其避險畏難之心。運事可蚤濟矣。再照督兵贊畫
司官。與臣督餉贊理司官。皆爲軍務宣力。督兵中軍
標下守備等官。與臣督餉中軍。及守備官。皆爲軍務
効勞。東事功成。相應一體優叙。又天津登萊旅順之
外。其餘各該鎮道。雖無海運之責。然積餉造船。各有

分任。臣皆隨事責成，使之協心共濟，待其果著勤勞，亦得竝叙。蓋事出非常，不可以常格拘之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卽望速賜施行。餉務幸甚。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十六日，具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議陸運疏

糧運

准戶部咨，該本部題山東清吏司案呈，案查先該薊遼總督尙書邢題，派天津山、遼東三處歲各運糧二十四萬石，節經奉有欽依。着今上緊搬運，業有大

第但運道有由海、有由陸，要以萬全而無疎失，則海運不若陸運之爲安。陸運有直抵、有短盤，要以力省而可應急，則直抵不若短盤之爲便。呈乞酌議具題。案呈到部等因，准此。已經移咨各巡撫轉行各道遵行。去後，爲照海運恐難如期，因議陸運直抵未必遽至，因議短盤無非爲三軍需餉甚急，曲爲接濟之計耳。但遠方搬運，又不若就近糴買，易而且便也。查得遼東地方，力田之外，別無生計，民間積粟，出售爲難。近日遼陽一帶，已經官糴轉運，而廣寧以西之粟，盡

由山海關前來永平轉賣車騾駝載每日不下四五
百石。不若此時發銀就彼糴買。倘得二三萬石。是省
內地萬車之運。且省五六十日之程期矣。又訪得遼
陽糴買多派小民而勢豪徭役之家。官不敢問。反因
以爲利。宜行令彼處巡撫細查積粟之家。無論勢豪
衙役。盡數報官。照以時值。並不虧價。卽將佐養廉地
土所收。亦不得怙勢遺糴。倘得四五萬石。是又省廣
寧二萬車之運。且省二三十日之途程矣。或者以遼
東民力已竭。難以復加。然旣議短盤。則凡自山海關

而出者皆其所當短盤也。彼方遠糴于關內。今就其地而收之。是坐而得售。固民之便也。彼原該効力于轉搬。今出其值而雇之。是勞而獲賞。亦民之利也。卽謂車輛不可以卒辦。訪得該鎮舊有官車數千輛。裝載軍需。近日止徵車租。其車固在民。是可括而用也。惟是關糴買官。厚其價而民稱賠累。雇役轉搬。官厚其值而民稱徒勞。則委用武弁。不得其人。而尅減抑勒之弊。不可窮究耳。倘撫道擇人委任。留心稽察。庶幾民受實惠。而官不至爲怨府。然此皆濟目前之急。

就○多○費○中○求○少○費○就○多○勞○中○求○少○勞○不○得○已○之○權○衡○
也○今○經○略○已○議○屯○田○矣○訪○得○馬○二○山○一○帶○坐○落○鴨○綠○
江○邊○乃○遼○陽○守○道○所○轄○之○地○其○土○頗○饒○曾○經○開○種○尚○
多○荒○蕪○遼○民○苦○虜○而○此○地○虜○不○能○到○誠○設○法○招○墾○民○
必○樂○就○秋○成○就○地○照○價○糶○買○若○得○數○萬○石○是○併○遼○陽○
轉○運○之○力○亦○少○省○也○大○抵○糶○買○當○先○寬○奠○次○金○復○遼○
陽○次○廣○寧○次○永○平○隨○地○收○貯○急○則○從○陸○雖○費○不○惜○援○
則○從○水○永○平○以○東○廣○寧○以○西○自○芝○蔴○灣○發○船○廣○寧○以○
東○海○蓋○以○西○自○三○岔○河○海○口○發○船○金○復○遼○陽○各○照○舊○

定水陸竝運蓋近而費視之遠而省者相萬也陸運短盤固自勝筭但恐歷經數千里州縣衛所未必人人奉行唯謹且關外虜騎出沒無常一有抄略則水陸俱悞矣本部院因思就地和糴就近短盤庶爲長便爲此合咨本部煩爲酌議題請施行

閣試議處京操班軍疏

京操班軍

臣竊惟天下之大勢在王畿之重輕王畿之大防在武備之強弱方今治安旣久武備漸弛勿論天下卽京營之弊已甚而其所尤甚者則京操之班軍是已

臣伏考之令申自我 成祖文皇帝建都幽燕密邇
胡虜在京設五府七十二衛隸勝兵三十餘萬以寓
居重馭輕之意又歲起大寧中都徐豫青齊之軍更
番赴京操演此其容筭深遠難言之矣一則可以壯
王畿而負常尊之勢一則可以威四方而消不軌之
謀○此○是○尖○利○害○處○也一則可以備調遣而潛抑京軍之驕情誠得內外
相資相制之術而貽久安長治之規也行之幾二百
年沿習故常弊孔百出赴班者曾無實伍操演者徒
具虛聲或困于宦豎之侵漁或苦于工役之傷瘁以

致虛糜糧餉實効罔收曩者經正統乙巳嘉靖庚戌
之兩大變至調邊兵入衛而京操之軍曾不得匹馬
半鐵之用亦惡用此輩爲也臣愚不知兵計竊據今
日之弊而思振飭之力其大要有四一曰重領操之
官夫班軍起操有把總以帥之有都司以統之非無
官也然以統袴之庸材而負貪殘之梟性尅糧索賄
鞭笞橫加甚且有納其班值不令起行抵京點操隨
時僱替者矣此所謂饋帥也謂宜慎擇廉明之武弁
昇之統領部司不索賄于把總把總不索賄于班軍

則剋剝之。風清代替之。患免而良將之幕皆精兵矣。
二曰揀應操之卒。夫衛所軍丁。老幼者半。壯健者半。
老弱者坐屯而食。猶有虛糜。今遇班操之期。一槩撥
發。肩不能任戈戟。手不堪執弓矢。而閑給月糧多于
坐食。此所謂冗卒也。謂宜慎簡躑捷之衛士。上之京
操。年二十以下。六十以上者。悉汰除之。責補其家之
丁壯。勿得徇納賄。以冒糧備數。則投石超距之士。
畢集于團練而隊伍不爲冗濶矣。三日恤班軍之苦。
前二策清共。

夫外衛軍丁。家多貧窘。每當操備。領月糧于官庾。而

弊是眾則恤其情而後策則明其款亦必有次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京師雜錄

平糶

貼班錢于私戶。今之行糧。毋論官減其數。有已下班。而猶未得支者。私戶之錢。亦指勒弗以時給。枵腹就道。無怪乎老弱之濫充。而壯健者之幸脫也。謂宜優恤其奔走之勞。道路之費。凡月糧私錢。官爲趣期追給。又不以無故之撈掠。殘其肌膚。則不待椎鑿之惠。而少壯者爭就班操。士氣且自奮矣。四曰務京操之實。夫兵而不操。與無兵同。操而不實。與不操同。今抽外衛之軍。分班操演。將精練技藝。以備征調。固根本。非爲工役設也。一入京門。輒充雜役。始猶云借用。今

則以爲當然而貪婪監督之宦豎且多索其名數而重折其工值矣剝膚之苦最沮喪士氣謂宜將起班之軍與京營甲士嚴加操練使耳必聞鉦鼓之音目必熟旌旗之色勿以工作勞其體勿以折價匱其財下班回衛者亦責令衛所掌印官刻日訓練不致惰冗則人人皆熊羆之士而收操兵之實効矣此四者議皆成祖立法之初意而今日之因循玩愒極弊而不可不返者也皇上倘能俯納臣言大加振飭則武備修而神京鞏固封守慎而邊圉肅清所以

復我 成祖犁庭之盛而潛弭京營驕惰之風者卽
此在矣、臣愚不任惓惓惟 聖明財擇、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八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宋存標子建恭閱

侯給諫奏疏

疏

侯先春

安邊二十四議疏

安邊議

臣自三月初六日奉命閱視遼東，猥以菲木，謬膺重任，日夕惶懼，夙夜驅馳，西自山海北抵遼河東至鴨

綠江南極干海於凡層山峻嶺密莽叢林逼近虜巢人所罕到之處足跡無不徧歷焉因而攬轡停驂問民疾苦或詢父老或及芻蕘或採民謠或稽訟牘得十五矣已而訪之將吏辨之部道質之撫按得十七矣已而有不同者則深思以求其同思而不合者復辨論以求其合博采輿論務歸至公得十九矣臣竊以爲邊境之安危在民生之元氣未有不先扶持元氣而可以安邊禦虜者也今遼虜患頻仍民生塗炭權歸武弁利飽囊中狐假虎以噬人狗續貂而蠹國

錢糧胃破行伍空虛民脂竭于科求馬力疲于私役
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民不見德遠邇離心其于元氣
何如也爲今日計亦在扶持元氣而已欲扶持元氣
在求所以耗元氣者去之而已臣謹摘其聞見真確
者凡二十四議熟數于 皇上之前曰止調操非法
也祇由往歲廣寧多事兵馬單弱故爲是一切苟且
之計不謂遂襲以爲常也乃今廣寧兵馬稍稍整頓
而各路單弱甚矣虜不大犯廣寧而犯河東矣近者
撫臣議撤遼陽等處調操兵一千四百有奇以充原

伍誠爲有見。但臣查各路調操之兵尚存四千有奇。

蓋曰選鋒曰家丁曰壯士名雖不同而總之爲調操

也。法曰兵無選鋒曰北。謂各營皆不可無選鋒耳。非

○雙○根○此○非○法○也○

○

○

○

○

○

○

○

○

○

選各營之兵歸之一營也。今選各營兵調于廣寧是

各營皆無選鋒也。調操兵四時無暇遠近不分千里

赴營未聞操練舊卒未還新卒復遣遷延道路兩地

空懸往返二三千之間徒令凋耗耳。且此調操者

爲廣寧乎爲援諸路乎。若爲廣寧則主兵踰萬已足

自衛。若援諸路則近者四五百里遠者千里脫有虜

信焉能及事。况方自各路調操于廣寧。卽由廣寧設防于各路。何若此之不憚煩也。遼兵之漸耗。大率由此矣。夫各路之兵。皆總兵之兵也。各路之地。皆總兵之地也。誠以各路兵歸之各路。擇一把總領之。遇有虜警。隨近調用。則朝發可以夕至。何至兵疲馬憊。緩不及事也。故臣以爲各路調操。皆當撤回。家丁壯士。皆當免調。而寧前調操二百八十四名。猶宜速遣者也。昨撫臣憮然以臣言爲是。或亦計及此矣。曰禁抽垛。向議撤遼陽調操軍。卽于二十五衛抽補。此有大

不然者。夫各營之兵。原非正營之額。今特免調操耳。何嘗缺額而又何用抽補也。若謂營兵減少。則主兵踰萬。不爲不多。况號總兵。何分彼此。臣固已言之矣。豈當事者猶未聞抽塚之害乎。抽塚之法。貴富有力者不敢問。次則援例納承。差吏典因而假威。且噬人不復問。下則愚弱不能自亢。將官乘之。百計爲姪。抽趙甲矣。而移之錢乙。改錢乙矣。而移之孫丙。每抽一人。所索害者不啻數人。必至不能賄者。方爾應解。宜變產賣妻。剝臂折腰。投井自縊者。比比矣。且一人補

伍。四家幫貼。似于體卹軍丁。而不知四家之所有者。何產。所作者何業。而賄賂無盡也。所以一經抽補幫貼。不三年而家立破。人立槁也。况此門一開。人皆乘隙。私抽議抽者十。而叅游把總操司等官私抽者百計。今議抽幾二千人。並幫貼爲萬家。其賄脫與私抽者。又不知幾也。將盡遼東無不破之家矣。臣慮遼東之人。且激而之虜也。念及至此。可爲寒心。曰。酌設防。夫設防者。料敵察地。藏形隱跡。乘虜不測。以制之也。乃遼東則不然。大將軍遣各將領提兵屯駐各城堡。

近者一月。遠者兩三月。或更番往復。歲以爲常。每丁軍所至。城堡騷然。酒食盡出于民家。婦女多遭其淫辱。一家傾竭。蚕食別室。稍不如意。盡行毀虜。馬蹄經過。雞犬一空。弓刀懸門。人皆喪魄。且卒領將官。盡是婪穢之輩。非惟不知禁戢。又身先導之。被害者安所控訴乎。其丁軍未必禦虜。而先遭一強虜也。民諺有云。若遭大虜。還有命。若遭家丁。沒得剩。蓋深苦之也。夫地有邊腹。時有緩急。若遇零竄。則本處兵馬。自足防堵。不須設防也。若爲大舉。多在九月以後。虜酋糾

聚羽檄交馳。兩月之前。預有傳報。苟能先期偵探。自可刻日應援。亦不用設防也。且兵國家所百年養也。無事食厚餉。有事出死力。可也。而乃與民並處城中。僅爲防守乎。况野無與戰。則勢必久留。旁無可警。則恣爲殺掠。虜患益烈矣。若城守之事。則本城步兵與民丁能辨之。臣見開原一帶。民皆挾弓矢。聞遼中往年皆然。近避抽塚之害。多不習矣。合將各城堡丁。餘選其壯勇。籍其姓名。給之憲票。名曰守城民勇。免其雜差。不得拏克異姓軍。時令本管官教習之。汰其不

守城自古以爲大害

習射者。如是則吾民皆兵。又何用設防爲也。倘舊套雖革。姑爲目前救弊之計。則當禁約軍人。不許入城。縱害。仍將設防處所官軍姓名預報撫按。密切訪查。如有前項索害奸淫等弊。卽將領軍官提問叅革。其丁軍許以軍法從事。梟示城門。懲一警百。至如去邊漸遠。可無設伏者。不得仍循故事。以貽居人之害。曰禁科歛。夫邊軍所以備征戰也。邇來私役百端。科索萬狀。卽如鎮靜之夷馬。開原之貂皮。清河撫順寬奠。遼陽之人參皮。張松果等類。無論其把持夷市。壓買

商賈而牧放夷馬、治料參斤、以至搬運百貨、約用軍士、不止千名也。其採取木植、而清河等堡之軍、晝夜皆居塞外、燒炒鐵斤、而寬奠等城之軍、終歲不得寧家。蓋州之布帛、長奠之金銀、海州之海參、鯨魚、右屯之雞鵝、煙蠟、如此之類、難以枚舉。凡可謀利生財、無非軍士取辦。其包賠之苦、服役之勞、蓋萬萬不可言也。如春發銀五錢、秋收參一斤、春發銀五厘、或一卵、或夏索雞一隻、夫官軍之受五錢也、卽四不得當一也。其受五厘與一卵也、卽十不得當一也。與參與卵

此皆極政小清極將費軍之患

而他可推也。又以弓矢衣物鞍轡皮張等類。勢給各軍而厚收其利。皮襖一則。索銀七錢。或五六錢。皮褲一則。索銀四錢。或三錢五分。披肩段一塊。長不滿尺。闊不及半。則索銀一錢。使營軍露肘赤膚而給之。卽索與扣。或其甘心。然而營軍非所待用也。夫遼左之軍。惟家丁選鋒。月糧一兩二錢耳。更疊科剋。所餘幾何。逼之以不得不從之威。而挾之以不敢不扣之勢。何怪乎營軍之家。十九之爲懸罄也。旣疲其力。又奪其財。則安望其出死力抗強虜哉。乞勅撫按不時體

訪從公叅治。或饗婪知警。軍力少蘇也。諺有之。濁河不之源。出自崑崙。所從來遠矣。故非泠然清其源。亦虛文也。曰清冒濫。夫遼東之虛糜國餉。腹剝民脂。有增無減。日甚一日者。冒功之弊是也。已經題請查革。無庸論矣。然徒追論于既往。而不酌處于將來。則其端尤未息也。今日所當議而可行者有三。其一慎爵祿。臣查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百死得一生者。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戶。而軍丁槩未及也。亦未嘗以首級論功也。兩軍對敵。當先格鬪者。勢必不暇割首。故割首

者多非殺賊之人。而或殺已降。或殺被虜。或奪他人首級。皆非真功也。遼東首級之功。其不得與開國功臣並也。明甚。止議陞職。不許世襲可也。不然則許其實而不准其陞。亦可也。蓋貧軍利得銀。不利得爵。故凡願賞者。皆真正在陣之人。而願陞者。卽安功買級之輩也。此其可行者一也。買濫之弊。起于稽查無據。連坐之法。不行也。自今以後。合將千把總軍丁姓名。先期報道。親驗其力不超距。射不穿札者。不准隨營。呈撫按案候。遇有斬獲。取具中軍千把總將官保結。

扶同者照例住襲揭黃冊內無名者不准。幼小首級不准。無各官甘結不准。而尤嚴于職官不係營伍者不准。如是而法在必行。無徇情勢。無以虛文塞責。冒濫或可以少清矣。此其可行者二也。臣又查大明律軍官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發各衛充軍。而今一切姑息。律令皆廢格矣。合無今後遼中武官犯罪。不得罰米。年終類叅依律擬斷。凡係洪武永樂年者。方爲祖職。徒罪以上俱依律照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仍各降祖職二級。

永遠充軍者。除其籍勿襲。其近年功陞者。原非祖職。徒罪以上。卽應革襲。蓋功自己立。罪自己犯。固相等也。而况多非真功也。此其可行者三也。若夫首級論功。又有大不便者。如一人斬割一虜矣。割取未畢。後人戮力而奪之。且至有併前人之手而斷之者。又有併前人殺而得之者。此無他。首級爲之祟也。且虜人入犯各自爲戰。不計功。不程齒。不取首級。奔騰蹂躪。縱橫殺畧。風卷雨驟。其鋒不可當。中國人力固已不敵矣。偶或倖勝。可以追逐。而一心繫戀首級。羣然爭

奪自相戕害。遂至虜人乘機反擊而大敗者十八九也。合令大小將官各擇選鋒若干名。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隊。隊有長。時加訓練。記籍在官。凡遇虜入。卽當前鋒。若能敗虜。齊力追殺。不許先割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于前鋒內審係某隊某人所殺。照例報功給賞。或二十五人分賞。庶無悞事。且絕冒功之弊矣。曰罷聽用。夫文職有犯贓被革者。雖百懿不錄。未聞有所謂聽用也。聽用自武職始。而遼東爲甚。夫此聽用者。豈皆干城之將。以二卵棄而瑕不揜瑜者。

百是訓。缺有。素土心齊。一方可行也。

乎。卒皆羊頭狗尾者流。初以鑽刺求庸。繼以貪賍被黜。則當嚴行禁革。使勿復用可也。乃黜不越月。卽有云在某管聽用者。有云在某標下聽用者。自是委之修城。委之修堡。已爲害于城堡矣。復股民膏。賄托豪勢。漸漬慝愆。以求容用。未幾而復爲遊擊。復爲叅將。彈劾之墨未乾。而峩冠博帶。昂然虎視于軍上矣。又其甚者。問其官則曰叅遊也。問其職則曰管某營事也。問之兵部。則兵部不知也。考之案牘。則某巡按某巡撫所論劾也。夫叅劾而用事如故。則叅劾可廢矣。

革任而用事如故。則任可無革矣。奉 旨革黜而用

事如故。則黜陟可不由于朝廷矣。夫子尊者。人主之

操柄。舉刺者。撫按之權。而一切置之無用。臣恐威

權自此下移也。合無行令。撫鎮衙門將被黜將官。盡

行查革。今後著爲定例。凡未經咨用者。不許營求聽

用。未經三次薦舉者。不許夤緣咨用。各營將領必須

題奉欽依。方許在任管事。則威福出自朝廷。而貪競

之風可息矣。至于咨用一節。雖曰相沿舊規。實爲倖

進蹊竇。夫其人果勇略智謀。足備緩急矣。則何不明

皆○是○勾○當○

薦于朝而朝廷明用之何用屑屑然內咨于外外咨于內而爲此輩開一弊孔也况地方多一官則縻一官之祿受一官之害方今叅遊備守歲增月益業已星列碁置矣若謂見任者不足辦事則當議易倘見任者足以辦事則聽用者何爲而又將置之何地也臣以爲咨用可已也不然言官建白該部議覆不啻再三而夤緣鑽刺者卒未止息也蓋開之竇而禁其流未有不汎且濫者曰重馬政夫收馬之弊與夫釐弊甦軍之法已具別疏矣顧其間節目尚有所當議

者一擇用廉官。夷市之場，賄財聚焉。向用中軍備禦，董其事。官品既卑，操守多穢。事勢狼狽，遂至于此。今後必選一清慎將官任之，仍乞專勅以資彈壓。庶事權重而法可執持也。二收馬論齒。馬以五六歲爲少，八歲爲壯，踰十漸老矣。故相馬者論老少，不論肥瘠。今非老馬不收，其齒多十五以上，甚至有二十餘歲者，何怪乎隨給而隨死也。宜定爲例，自五歲至十二歲者方准收。濫收者罪坐收馬之官，責令賠償。三設官養馬。胡馬初入，類多孱弱。料豆未宜，卽以給軍。便

供奔走。馬傷而死繼之矣。宜委把總管官專領養馬之事。三月後解道驗果臄壯。方以給軍。其瘦損倒死者。罪坐養馬之官。責令賠償。肆責成司道。夫收馬養馬。各有司存。而稽之者該道責也。故收過必驗。養過必驗。濫收及喂養不如法者必罰。仍親給各軍登記。毛齒不堪者聽軍面白。其倒死叅罰。細打之法。一如撫臣之議。各路所領亦須各道親驗不堪。退還易換。五禁兌軍馬。將官家丁擇軍稍自給者奪其馬騎之名。曰兌馬。既奪其馬。卽役其人。既役其人。復利其財。

或招携酒食，或修整鞍轡，或出兵盤纏，或平時借貸，或驗料查廐，諸凡費用，皆此軍給之。走死馬匹，本軍買補，合戶胥累，凌虐萬端，命且不保。此撫道所當嚴禁，按臣所當訪拏，而重懲者也。六、退操撥驛將官多將，退操馬喂養發廐，易換好馬，并將勢賣軍丁，此亦一弊竇也。合無一應退操馬匹，另委一官喂養，月餘驗果發廐，盡撥驛遞，以蘇驛馬之困，且杜易換勢賣之奸。七、議置市貨，例歲委一官往蘇杭等處易買段布皮張，以爲市馬之用。委官侵扣，每不下四五千金。

邊方差官收買內地違官口

避皆是錯借差遣銀之糜一金錢黽時日甚者以一
今議全買則銀兩更多法不可不立也合無將應買

運糾局也

各項貨物移文彼處地方較量時估定爲價目每貨
分爲上中下三則刊成書冊另擇廉能委官前往置
買務要貨物不濫價值不浮其仍前侵扣以致貨物
濫惡者責令賠償依律問罪八法在必行夫法之不
行自上始也倘法令雖具而當事者不實行之或以
權勢而撓法或以親近而斲法或以功勞而改法或
以姑息而廢法則法亦虛具耳乞勅下撫按時加密
訪凡易一馬者必罰無宥庶法不廢而馬蠹可釐軍

國可甦矣。此皆馬政中之節目。所當併議于改法之後者也。曰清驛遞。夫驛遞公差私遺。往來不絕。至繁難也。高麗東夷入貢。常數十或千百。高麗兢兢守法。而東夷分外索取無厭。至紛亂也。驛軍逃亡。歲甚一歲。有存其半者。有存十之三四者。有存十之一二者。人心益狡。剋利益甚。如之何其不愈累而愈逃也。蓋此軍每人每年僅得賞銀九錢止耳。此馬每匹每年僅得料銀一兩四錢三分止耳。故官委守驛則逃。軍懼買馬則逃。邇者遞軍不遂東夷之求。羣聚毆高朝。

元死而復甦已又細縛軍輜百般拷掠行去數里而
叫聲不絕驛軍苦累若是安所控訴哉此皆伴送通
事爲之撥置而然也又有伴送序班號稱欽差虐斃
尤甚挾帶私貨違禁物件苦累裝載而其家人又藉
主威恣意需索小民側目莫敢喘息五月間臣閱歷
寧前有車戶裴勲馬雍等告稱夷人伴送挾帶私貨
索害情節隨審高嶺驛軍侯良貴供稱海西夷人雙
台等併送劉一節等朝貢回還至山海關陳主事番
出私帶蟒段六疋到高嶺驛伊又見序班李芬將帶

出蟒段一十二疋，鐵刀二十把，賣與夷人，俱係違禁等物。臣細查士籍，並無序班李芬名姓。又未見有題差序班伴送本章，不知此序班者，果係欽差乎，抑借名欽差，橫索驛遞者乎，如其無之，固當嚴查以發詐冒之奸，如其有之，亟宜裁革索詐之害。蓋朝廷本用序班以制夷人之虐，而序班反借夷人以自肆其虐，卽無貽害地方，不幾于羞朝廷而啓外夷輕中國之心乎。且所挾帶又多違禁之物，恐非所以峻出入之防也。况既有通事伴送而來，仍有通事伴送而去，則

序班又爲駢枝。拇指矣。臣以爲革之便。而禁戢伴送。通事人等。則撫按事也。以至馬牛軍人之類。是又一調停間耳。馬取之苑。馬孳牧。或撫順所進貢。或汰各營弱小。務足百匹。勿令軍買。則不患無馬矣。查可動支官銀。置辦車輛。易買牛隻。先其最急。後其差緩。則不患無車牛矣。度驛軍可領雙馬者。與之雙。土著願就馬牛便者。從其便。久之流移以漸復業。則不患無人矣。此不獨充實驛遞。可免逃徙之累。而馬驟蕃庶。永杜管伍之擾。又一舉而兩利者也。曰禁擅騾夫管

馬所以備公戰，非以充私驛也。自驛遞不能支，而害始貽于管中矣。邇來公差私遣，如將領家衆親戚門下，及各衙門官舍承差，相望于道，往過來續，歲無虛日。日無虛時，假討馬之公，濟傳食鬻貨之私。一日之差，少則四五十，而多則百也。倘所與飲食，稍不豐腆，或所鬻綾絹紬段靴鞋巾鞞諸物，利不三五倍六七倍，一失其意，洩怒馬匹，極力馳騁，汗下如洗，委棄道旁者，日數四也。卽如一軍領價十兩，必添倍蓰，方易一馬。富者賣田屋，而貧者與妻子矣。卽使馬騎數年，

本軍已不勝苦累也。况三五月。甚者數日而馬復走死矣。營中再行追補。而富者已貧。貧者寧復有妻子乎。無惑乎逃亾接踵而行。伍日就空虛也。然欲禁私馬。當自公差始。合無定爲則例。撫臣衙門每驛各給馬十匹。按臣亦如之。鎮守衙門每驛二十四匹。各道每驛共十匹。各將領亦如之。驛官容隱不註者。責令買補。其餘私人。盡行禁革。有倚勢擅騎。及將官阿狗勢要。擅給者。聽巡按御史密訪叅治。此事上關國計。下關民瘼。中係戎馬興耗。當事者慎勿視爲一馬之細。

而置不問也。曰禁游食。游食之人。天下皆有之。而所
遠方糞棍每投托權要出入京師能持邊將之短。
趨惟邊方所爭趨。又惟遼東何也。特可乘而利多也。
長而次其勢舉深可恨也。

有假勘合以出關者。始也不惜厚賄。從左府買得勘
合。以爲奇貨。可居矣。又鑽求權要書札。轉托將官。逼
取高價。非五七倍不已。是國家賞功之典。祇爲左府
開一騙局。游民生一壟斷也。近南京科道論劾成山
伯疏中所稱得某人銀八百兩。某人銀六百兩者。皆
鑿鑿可據者也。今後合令左府將勘合過兵部送都
察院。都察院發巡按御史。御史發都司。騰完劄付。仍

送掛號轉發各道害自除矣。又有持挾古玩假托異術，鑽書刺于謁邊臣，生平無半面之交，而覬覦獲千金之利，邊臣不能取諸官中也。而送之各將領，名曰作興，各將領又不能取諸官中也。而索之軍士，亦名曰作興，於是十金五金，預扣月餉者有矣。以一索二，以五索十者有矣。此軍士之膏脂，亦國家帑藏也。甚至有廁名科目，備位兩司，而亦托名詩文，甘心無恥之事，亦可愧矣。如此者比肩接踵，絡繹道途，普濟寺中，蓋無虛室也。月計歲計，如環無端，何啻幾萬金，豈

非遼左一大蠹哉。乞勅下山海關主事。凡遇公差人員。或各官家屬。商賈興販。據有牌票單引者。許容出

此法各邊皆宜

入。如有引而無貨。引上止有探親字樣。而無牌票者。

行之

盡行闕出。卽以越度緣邊關塞論罪。仍許廠衛衙門嚴行緝拏。究一二以懲久玩之習。庶邊境稍清。而上下官民。未必不默受其福矣。若士君子真純體國。武弁精忠報主。則又其本也。曰核給散。遼地軍無他產。資餉以生。至急也。邇年支給。每不依期。有兩三月而後給散者。軍丁無食。稱貸于有力之家。若起一月息。

所得僅十之七。二月息所得僅十之三。月久則盡爲他人有矣。此給散不時之弊也。及當給散尅減多端。有本管散貨者。有爲差人散貨者。有作興遊客星相山人。戲劇技藝等類者。有造問工食者。有提勘往來盤費上納詳允紙贖者。有黥馬者。有本管陞補。或工程完備舉軸者。總名曰有事。有事則盡數攤扣軍丁。僅得其餘。月落一二錢。甚者幾分。此有事之弊也。或幸無前項等費。總名曰無事。則惟借口部發短少。守支盤費。分鑿折耗。少曰分釐。甚者二三分。此無事之

弊也。至如廣寧千總張九叙等假稱買馬扣侵月糧一千八百兩。瀋陽委官于良臣等侵欺十七年月糧四百餘兩。至今未給。此侵欺之弊也。蓋由遼中文官甚少。勢不得不專委武官。故敢肆無忌憚如此耳。邇者戶部題奉欽依戶司收放錢糧。各道稽查奸弊。法至善矣。夫曰收放錢糧。則稽查已在其中。曰稽查奸弊。則收放豈非其責。蓋欲使之同心共濟。互相查核。非故岐而二之也。况該道凡五。而部司惟一。該道于各城堡爲近。而部司爲遠。倘該道曰出納錢糧。非我

責也。一槩聽之委官而不之問。則部司一人之耳目豈能周徧于二千里之間。而各道所謂稽查者。又安在哉。合無今後京運到日。部司卽于三五日內。分發各道委官當面秤兌對針足數。開寫錠件封鎖嚴密。委官領至該道當面驗封。查數稅兌明白。分鑿碎封。該道親自掣驗。各用印封。再委別官唱名給散。仍不時謫取一軍審驗。以防侵尅。庶軍得實惠而不失戶部題准初意矣。曰核收保遼東無可守之邊。無敢戰之將。所恃者收歛耳。然每歲虜入殺掠踰萬。不勝其

憐聞愚民有抗令而逃避者。有因委官收歛而仇告者。夫收歛之法。慮其死而求生之也。委官奉令收歛。亦慮其死而求生之也。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此則收之。彼則逃之。此則生之。彼則仇之。豈遼民獨非人情耶。其故可思已。中人之家。因車牛未備。慮委積難遷。貧窶之民。恐居食無資。貪狼藉口耳。而爲委官者。率皆罷閑武弁。貪饕素著。指稱收歛。科索百端。惟計囊橐之既盈。不顧收歛之未淨。宜民之抗令而逃。計仇而告也。爲之上者。令于民曰。吾給爾居。吾給爾食。又

令于官曰。收歛不淨者。吾罰爾。吾叅爾。其計非不周。其令非不嚴也。顧臣以爲取辦于臨時。而不規畫于平日。恐未足以結愚民之心。繫貪殘之手也。臣議移檄各道。每于秋七月。春二三月。行管屯官督率百戶。親至各屯。備查居民年貌。分別上中下戶。造冊送道。轉呈撫按備查。如某屯某長共若干戶。某之男婦若干。凡自六歲以上。能飯食者。俱要一一登記。撫按司道巡行之日。按籍設法稽查。如有遺漏。卽將管屯官革黜。仍照冊籍總計上中下戶若干。應給房若干。柴

米若干。車牛若干。除公館廟宇。及預備倉糧外。民間有房舍十間者。預派暫借三間。有米者亦酌量預派若干。給之官價柴薪。許將秋青馬草預積預用。仍預出告示。徧諭屯民。據我哀矜之心。開彼愚頑之惑。民非木石。必有憬然感悟者。及至收斂之時。卽用此籍催比。虜犯之後。亦照此籍稽查。庶貪官懦將。難容賣放之外。難售欺蔽之術。而遼東之民。或不至盡爲魚肉矣。曰修濠墻。臣親歷邊堡。至遼陽海州之西。地勢平衍。無山險可恃。間有濠墻。高深不及三尺。真不足



以當虜騎之一蹴。邇來人犯，恒必由之。倘有深濠高牆，小舉必不能入。卽大舉填挖，歷時攻拒，久而野易清，烽堠明，而兵易集。無論調伏兵馬，突擊應援，虜且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卽入亦不敢久矣。臣故有開濠築土牆之議。濠制深廣各二丈，底廣一丈二尺，卽以取出土築爲土牆，高廣亦各二丈，頂廣一丈二尺。牆內丈許，續挖內濠一道，制如外濠，或半之，以洩雨水。臣已親至其地計工，并檄該道及副總兵等官，試行開築。旬日之間，共挖過濠一千五百餘丈，築牆一

千五百餘丈。地方軍民僉稱高廣足恃。及見長勇堡西見有土牆數里。乃十年前所築。至今尚在。今牆加厚幾倍。歷年必多。孰謂土鬆不堪修築也。計河東惟三岔河至長勇堡其二百里爲北衝。以地方各城堡之軍夫修各城堡之濠牆。約八月可完。除秋冬防虜又陰雨之日。去其十五。則二年之內可完無疑。其沙岡不堪修築處所。不過一二十里。合于春間虜馬弱時。就近斫伐林木。作爲木柵。內外夾持。縱橫聯屬。中實以土。高廣堅厚。一如前式。濠岸易汜亦用木柵防

此木城之制也

之先極衝。次稍衝。次不衝。則二三百里之間。隱然金湯之固矣。倘謂軍力有限。事難速成。則古有拜爵贖罪者。今冒功諸人。已議查革矣。或許共出錢穀募夫開築。千丈以上。准指揮使。九百丈以上。准指揮同知。僉事而下。以次遞減。則前有褫奪之辱。後有爵賞之榮。人爭趨之。其成尤速也。夫時方議革。而臣顧言此者。修濠牆爲防虜計。功勝斬虜首數倍。且冒功則奪有功。則賞原不相妨。而又開諸人自新之路也。臣又謂濠牆已備。雉堞繼施。不特可藉緩虜。且有可因以

拒虜者。見今三里設一墩臺制也。誠于二臺之間。附

城添置二敵臺。令火器可及臺之下。圍以穴牆。使便

以臺助牆守邊要務

打射。計二百里。新舊臺二百座。伺虜信急。每臺置二

十軍。專備火器。火砲打射。而以三十軍張旗幟。挾弓

矢鎗砲。周流巡邏于城上。一里之間。計其一萬人。再

以精兵四千。分爲四隊。每五十里置千人。視虜所攻

處。則雲合而響應焉。虜果填濠挖牆。兩臺上軍各從

穴牆中以火砲擊之城上軍。以矢石炸砲擊之。精兵

千人。又雲合助擊之。飛矢雨墜。擲砲雷轟。虜雖強衆

豈能飛越也。蓋在我憑高拒下。以逸待勞。在虜自下仰攻。最難爲力。果能申嚴將令。協力堵拒。遏之境上。稽彼師期。馬力漸羸。勢難久存。未有不可守者也。視之散卒各堡。閉門自衛。任虜出入。殺掠無算者。功相萬矣。此事似難而實易。似迂而實切。所當併議于開築濠牆之後者也。所議開築工程。委比先次濠牆幾百倍。應聽下閩查核論功。以示激勸者也。曰調將令。今之談邊事者。皆曰遼將惟遼人宜爲之也。嘗考戎籍。則以他鎮人爲遼大將者。若宣府劉淮。延安馬永

陝西吳瑛延綬張鳳諸人爲副將者若宣府張澄孫成保定劉岳榆林郭江諸爲叅遊者若大同李欽保定王京山西王堂京衛曹廣諸人由斯以談則他鎮之將何嘗不用于遼而遼亦何嘗不借其力也且專

如李氏者可見蓋利害半者也

用本鎮之人其害有可數者熟知軍丁貧富而尅剝易行也旁牽親族要求而展布易沮也拘于人數則屢黜屢用而鑽刺風行也局于一隅則莫見莫傳而欺蔽日甚也以故相倚爲奸同聲附和一切功罪勘問不明恐非地方之福朝廷之利也倘各邊更調兼

用他將以破拘攣之習。或亦籌邊之要務乎。且邊中軍士生長邊方。膽氣粗壯。可與赴敵。惜習野戰。不知陣法。砍射而外。無長焉。故虜至。每不敢城外安營。與戰輒敗也。無論馳射擊刺之方。進退止齊之法。一切置勿問。卽火器中國長技。亦未有能習者。蓋由邊將淺聞狹見。視陣法火器爲贅物。平日不知訓練耳。此非西北各將識陣法不野戰者。未易與也。曰駐邊堡。寧前邊長四百餘里。牆臺已失。胡漢一家。屯堡凋殘。幾爲無守。零虜窺伺。乘間竊發。風飄而來。電閃而往。

及出兵追襲虜已馳去矣。蓋由我兵錯居于衛所之間。守在堂奧。去邊堡遠。緩不及事也。今欲慮長遠計。便益莫若移而置之邊堡。守在門戶。所謂逸待勞。飽待飢可也。臣親歷瑞昌永安背陰障等三堡。隔絕山外。林木稠密。虜時藏茂林中。伺而掠之。數十羸卒。閉門株守。莫敢啓關取薪水者。或半月十日。衛城兵馬以柴米送給之。萬一虜百騎扼隘口。則九千精銳莫可誰何。三堡危矣。嘗咨故實三十年來永安諸堡克陷凡七。言及此真可寒心也。臣量地度勢。議各添置

一堡以爲聲援。瑞昌則黃喜衝背陰嶂。則高昇砲。永安則葉家莊窠。取石于山。取木于林。城郭廬舍之費。臣亦相爲設處。無難辦也。此堡若成。則移協守兵于黃移中。後遊兵于高昇移中。前備禦于葉家莊。令與三堡聲聞相接。以便應援。再移中右遊兵于仙靈中。左備禦于沙河寧遠。叅兵于興水。各守信地。左右邀擊零竊。將以是顧忌不敢入。卽大舉亦或計歸路疑阻矣。然後有事則戰守。以其力庇耕。無事則耕耘。以其獲資戰。漸復屯種。徐議牆臺。完得幾處。緊關卽添

得幾處守禦。月計歲計。寧前其有生氣乎。曰。實寧前。夫薊之所以高枕而無憂者。以遼爲之蔽也。而寧前一線之路。則又全遼之咽喉也。寧前之重也。明矣。乃今虜難恒有。生理蕭條。滿目蓬蒿。野無煙火。人民特被搶掠。軍伍日就凋零。如椽木衝額。軍二百一十五。而見在者六十一。餘堡多者纔百人。差強少且數十。而撥夜調拔守墩。又去其十五。有若虜大入。婦女荷戈不足乘城。虜小人鷹鷂馳逐。靡與邀擊。嘗總十年牒。凡殺擄官軍一千五百二十。而間閭男婦固十百。

倍蓰矣。蓋自嘉靖三十七年迄今歲侵月掠。宜乎國
多虛無人也。圖所以拯揀。則莫若招集。古有募民徙
塞下者。今回鄉人口已議給賞矣。倘下令曰。有非寧
前人而願居寧前者。賞倍之。有氣力敢勇願充行伍
者。比照達官頭日事例。名爲回鄉義勇。免其雜差。優
其糧餉。則人有不願居寧前充行伍者乎。又下令曰。
冒功諸人有能出粟募寧前義兵幾人者。准一級。能
出粟募寧前義兵幾十人者。勿奪。則人有不願輸粟
爲寧前募兵者乎。遼人若干。差繁餉薄。逃入關內。壯

者應募。弱者爲人家奴。知名者八十餘人。而關內恠
占不發。此則逃之。彼則匿之。此則捕之。彼則庇之。非
法也。或令關內查出逃尸。姑容籍記。仍作寧前幫丁
可也。至于清勾南軍。老弱怯懦。不習騎射。而心畏胡
無裨戰守。坐耗糧餉。且狡詐能構詞訟。非徒無益。又
貽之害矣。倘令應勾處所。解銀三五十兩。募丁壯充
之。或亦填實之一機乎。再加之禁剝削。減力役。厚餉
給使。知有爲軍之樂。而不憚從軍之苦。則溪深而魚
生之。山深而獸往之。寧前無憂兵寡矣。曰留換班。寧

前換班軍凡三千人。力疲于道塗。財費于番易。法撓于逋逃。蠹積于影射。其弊凡六。方其未來。鄉土遷延。及其既發。路塗頂替。計彼到期。嘗踰幾月。先戍之人。逃已過半。甚者賄求解官。或潛匿他所。隊伍全虛矣。弊一。將官曰換班之軍不足恃。彼亦曰換班之軍幸少寬。養兵之謂何。而若此無裨戰守也。彼處將官曰兵馬方就練。而我不享其成。練亦徒也。此處將官曰彼以勁兵壯馬自固。而以羸馬殘卒與我。未幾且去。將焉用之。弊二。一軍報換。合戶動擾。軍裝馬匹之費。

不下一二十金。前去未幾。後班復動株連。蔓引常無
寧時弊三。換歸之衆。軍裝馬匹。半已變賣。或逃之山
或逃之海。該營勾于衛所。衛所捕于屯野。差人四出
不勝騷擾。弊四。逃者或隨到。或一兩月。或數月。止據

○前○上○之○胡○外○空○積○此○也

操司開報。漫無踪跡可查。詐冒軍餉。正坐此隙。弊五。
今年西征。明年東守。今年趙甲。明年錢乙。不但軍疲
奔命。兩地空虛。而于兵忌將不識兵。兵不識將者。何
如也。弊六。且聞三千人之中。携妻子而來寧前者。約
十之三。置有器用。租有田產。則又不願歸矣。合無比

照嘉靖年間事例。填實寧前量加存恤。兼支行糧。行料。俟能自給乃止。庶幾可免前數者之弊。抑亦有裨實用乎。不然免其換班。以三年爲期。俟寧前召募。更易退還。或照道議。將馬價銀聽各路召募。旋解旋更。亦一策也。曰定鹽商。夫鹽引實邊利國也。商人中鹽利家也。顧商人利則鹽法通。商人不利則鹽法塞。欲通鹽法以利國。在求商人所以不利者而補救之耳。遼東外商絕少。惟是勢豪霸占。商人不能與之亢。至有歲兼萬引者。又有阿事諂媚。分討引目。爭相投獻。

者計全遼之引不過一十一萬。而勢豪將領顧得其十之六。以是土商一名僅得一二十引。或不及十引者。而土商之病甚矣。欲躬致之揚州。則引少而不足以往。欲轉賣之豪貴。則勢壓而卒爲彼乘。有中盭之糜費。無中盭之實利。宜其恐懼思逃也。爲今日計。合無比照宣大事例。逐一清查編審。禁革勢豪占窩。大略以土商九分。外商一分爲率。各分爲上中下三等。定以引數多寡。造冊題請欽依。每年可省開派之煩。勞可絕富商之請託。可免勢豪之霸占。而商人亦且

樂于輸納。行之一年。卽再加幾萬引。無難也。臣奉嚴旨。清理。隨會同戶部郎中王應霖酌議。停妥。移文各道。將該地方土商。逐一編審。汰其不堪者若干人。仍分上中下三等。酌定引數。造冊題請。送部科案候議。得每年部司開派之日。卽將該道額引。查照土商九分之數。填寫號票。分送各道。照名查給。如分巡道原額若干引。以九分算。該若干引。分守道原額若干引。以九分算。該若干引。寧前道該若干引。海蓋道該若干引。開原道該若干引。而外商一分。仍留該司查給。

務要秉公執法。無恤嫌怨。在土商不得歉于額數之
中。在外商不得浮于額數之外。若部司少發號票。致
虧額數。卽係部司字識作弊。若部司如數齎發。而該
道少給商人。卽係該道字識作弊。責各有歸。其商人
上納稽遲。及米糧不堪者。該道查革。另僉送部頂補。
如有徇私請托。倚勢占窩。及拖欠益糧。致悞邊計者。
外聽按臣。內聽部科查叅。斯亦足餉濟邊之一策也。
曰積糧餉。夫兵以衛國。食以養兵。未有有兵無食而
能強其兵者也。故籌邊者。足兵要矣。而足食急焉。邊

左僻居關外北隣虜南隣海僅通一線之路與腹裏

○細○宗○朝○選

通衢有資易以羨補不足者大徑庭也故歲豐則遼

○左○累○熟○之○年○反○利○析○也○以○此○

之粟不輸于外其價太賤而傷農歲凶則外境之粟

不通于遼其價太貴而無所資脫也再遇虜警有主

客數萬之集卽斗金不能易一粟未審司餉者于此

如何處也嘗考往牒如萬曆元年萬曆六年萬曆十

四年時值災荒米珠薪桂斗粟銀二三錢有至六七

錢者視今日不啻十倍當此之時勢甚岌岌而當事

請賑濟請蠲租請倉糧請加餉爲一切苟且之計斯

亦晚矣。臣今查閱各倉間有實支已出而糧尚未支者。詢之則曰。今歲糧賤。各軍非急賴于此。則視糧曾無愛惜者矣。然歲不常豐。當此粒米狼戾之時。不可不求所以劑糧盈縮之術矣。今遼中每歲約三個月支本色。八九個月支折色。例也。粟貴銀賤。利在得粟。粟賤銀貴。利在得銀。情也。今米價頗賤。軍士利在得銀。何不權其時宜。而以折銀抵給之。免支本色。存貯其粟。以備凶年之用。豈非兩利之道乎。或以爲餉有定數。如無銀何。是不然。財之盈縮。顧生且節何如耳。

能生且節。雖縮亦盈。不生且節。雖盈亦縮。誠如臣議。官市馬。歲可積子銀數萬兩。免調操。歲可省客兵銀幾萬兩。開礦禁。歲可得銀幾萬兩。以此抵給本色。綽乎有餘。何患無銀。或有以爲粟米久貯。如浥爛。何是。又不然。粟之浥爛。由收貯之無法也。臣見廣寧遼陽二倉。廩房甚多且大。每倉不下數十餘間。每間可貯千餘石。但牆垣不固。甃瓦不密。有不蔽風雨者。有漸就坍塌者。有米堆地上。不藉以席者。問之曰。隨卽支放。無須久貯也。臣又見東山民家倉房。俱用板藉。去

地尺許。以通地氣。今于各倉之中。酌量修整。俟民間
法。藉之以板。收貯之日。仍令簸揚晒晾。務潔淨乾燥。
板上藉以穀草。草上加席兩三層。而又時時晒晾之。
如是而浥爛者。臣弗信也。此計一歲可餘三月之食。
使天不窮東方。再有三五年之豐。每歲依此法行之。
三五年間。卽有足支一年之餘。而塞下之粟。將來不
患不多矣。粟多則隨時豐歉。緩急皆得有資。所以使
沿邊士常飽。馬常騰者。端于此乎可異矣。至于各倉
官攢。聽其滿日。申請交盤。無令受守支之苦可也。曰

取地利天下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權其利害而變通之，此足國之良謀，安邊之要術矣。故燒砂取金以前民用，礦之利也。招亾集叛以滋民累，礦之害也。在山西等處，害多于利，固宜禁也。即使利害相等，亦無庸于不禁也。遼東隔絕關外，四方亾命之徒，無從嘯聚，乃亦以槩禁之，是天生美利以資國家之用，而我自棄之，不幾爲天地間一棄物乎？况人情趨利甚于避害，謀生重于畏死，故今禁礦而以竊礦犯罪者，蓋時有之。法愈嚴，民愈犯，而爭端愈熾，釀禍無已。是所

謂以養人者害人也。開之則可以利國，而塞之則至于病民。公之則可以濟邊，而禁之則至于滋盜。且該鎮殘破已極，民窮已甚，卽法外撫綏，尤宜加意。奈何天地自然之利，有其利無其害者。顧棄之于無用之地，而令窮邊之民，囂然喪其趨利樂生之心也。但地產礦砂，高下不等。煎銷分兩，多寡不同。有砂一斤，煎銀一二三錢者，有五六錢至八九錢者，有一兩至二兩者，如青臺谷等處產爲上等，岫巖等處產爲中等，歸州等處產爲下等。往歲開礦之時，奸民故將最下

低礦試燒以欺官府。而私取其上者以爲利。其委官又貪穢不檢。貨緣爲奸。是以利歸奸豪。而上無大利也。今當選擇廉能將官。以董其事。而又親驗以防其

此事總不可屈之中人

欺。覺察以稽其弊。編甲以萃其渙。設法以考其成。務令上下兼資公私兩利。則可以惠貧民。可以弭盜賊。可以積粟備荒。而亦可以助兵餉之不足矣。曰限降夷。說者謂戎狄豺狼。其心必異。故江統有論。郭欽有疏。無非明先王荒服之制。而其慮長也。今降夷之在廣寧者。且以千餘計矣。夫犬羊之背部落而來也。非

有慕義向化之心也。惟得罪于本地，故投之內地。而
且資畜養之利于我也。拒之則阻其歸附，而收之可
孤其部黨。且我偵探則藉爲遠哨，征勦則藉爲前鋒。
往往得其死力。是目前之利，不可謂無也。但降夷所
在，卽廣寧城之西北關外，及城東南內，與我漢人錯
雜而處。此養虎者懼其逸檻，而置之內室也。窈以非
計之得矣。且其廩餉頗厚，聞風歸附者日衆。其人愈
多，其勢愈盛。豢豺狼于門庭，置蜂蠆于肘腋。萬一有
不可測者，合爲酌爲定額。如今之降夷，在廣寧者卽

以今數千名爲額。後來者散之各路以分其勢。遼陽寧前海州皆以百名爲額。額如未足不妨收補。額如已滿卽設法散之。不然則于廣寧城外二三十里別紉一受降所。遷之于此。且以待後附者。似亦一策也。曰卹回鄉被擄回鄉之人皆我赤子也。其去也百死一生而去。其來也百死一生而來。及至故鄉則室廬田土屬他人矣。父母兄弟盡亾故矣。親戚婚姻皆無所倚矣。伶仃孤苦。蓋莫甚焉。爲之上者曰吾恤爾。吾給爾免票。然給者未幾而役者已至。則免票亦虛文。

也。臣恐來者將復去也。則夫于優恤之中。默寓固結招徠之術。誠今日所當急者。請勅下撫按。凡有回鄉人口。男子給銀三兩。婦女半之。俱于各衙門贓罰內支銷。其舊有田屋。酌處量給。仍給欵依免票一張。填註給賞銀數。務令安插得所。庶鴻雁無中澤之悲。越鳥有南枝之想。來者悅而去者來矣。不然虜酋係累我子弟。不知幾板城矣。彼尚知所以結其心而恩養之。我奈何漠然不加之意。而棄之爲虜資也。此事關于民心甚大。籌邊者盍留意焉。曰核功罪。臣見邇年

以來。議者多疑遼事。目爲欺蔽。夫內之所以疑外。而外之得以欺內者。由未明于夷之順逆。犯之大小。戰之主客。與夫功罪之所歸也。何謂夷之順逆。遼有東夷。有西夷。奴兒哈赤。那林孛羅。二夷皆在遼之東。總名曰東夷。土蠻與三衛皆在遼之西北。總名曰西夷。東夷通貢稱忠順。而西夷土蠻每大舉入犯。三衛則多零竊。亦隨大舉。是三衛與土蠻聲勢相倚。而東夷之與西虜。則風馬牛不相及也。此夷順逆之辨也。何謂犯之大小。犯有大舉。有零竊。大舉必二三萬。或號

十餘萬。而零竊或數騎。或數十騎。多不過百騎。大舉
邇年在遼陽海州。而零竊則錦義寧前。大舉必九月
以後。而零竊則時有。其最多者。亦在夏四月。秋八月
後。禦零竊易。禦大舉難。零竊殺掠少。大舉殺掠多。則
虜犯大小之辨也。何謂戰之主客。戰有堵截。有搗巢
虜入犯。或大舉。或零竊。而與戰者。名曰堵截。虜不入
犯。而找出勦者。名曰搗巢。此戰主客之辨也。如此而
遼之功罪可言矣。大舉當以虜入內地之淺深。時日
之久近。爲功罪。凡出兵堵截。設伏張疑。不使虜入。或

入而不深不久者，以功論。雖無斬獲，有損傷而所保全者多也。凡虜入三百里，及過三日者，皆以罪論。深入久駐，殺掠必多也。而按兵城內，任虜殺掠者，無論淺深久近，與夫殺掠多寡，皆當以守備不設論。明正典刑，不得輕貸。零竊則當以斬獲之數與殺擄之數論。功罪。擄巢則當以斬獲之數與損失之數論。功罪。而其功視零竊者半之。惟收回被擄人口者，則以功論。蓋所斬獲皆我人被擄在邊耕牧者，非真夷也。大舉功罪，當以主將爲重。偏裨不及主將，各有信地，非

主將所能周也。搗巢則重偏裨而及主將事可委于裨帥，令不可不由于專閫也。往時又有縱掠于西虜，取償于東夷者。下殺無辜，上欺明聖，罪不容誅矣。蓋搗西虜之巢者，放虎食人，而搏野獸以塞責，猶可言也。搗東夷之巢者，縱虎入室，而擊家犬以冒功，不可言也。此又功罪之大較也。若撫道之功罪，有不當與將官並論者。將有斬獲，民無殺掠，而撫道能查勘的實，使無欺冒者，功也。若敢為欺謾，又當以罪論矣。將

爲功罪

極兵權封疆司命堂無指授法縱奪例止以查勘

撫臣手

者罪也。若查勘的實，又當以功論矣。至于按臣位卑
權重，朝廷所以寄耳目也。倘甘爲巽懦，猶鼠同眠，既
不能揚眉吐氣以振邊臣敢戰之威，又不能明目張
膽以治邊臣退怯之罪，則何稱耳目之任，而又何以
按臣爲哉。臣查得萬曆三年十一月虜入犯，按臣劉
臺牌趣總兵李成梁副總兵曹簞出兵堵截，遂成奇
功。加爵廕子，遼人至今稱平虜之捷爲第一，而誦劉
臺之功不衰。十八年二月虜入犯，副總兵姚大節逗
遛觀望，按臣徐元以牌趣之不出，已而叅之。十八年

十月虜又入犯，副總兵孫守謙逗遛觀望。按臣胡克儉亦以牌趣之，不出。已而叅之。二臣行牌趣督，其憤懣激烈之氣，不減劉臺。然而成敗異覩，功業相反者，則以今日之姚孫，不如往日之曹李也。乃今朝廷之上，不廢懦將之刑，而將官猶知有不戰之罰者，則二臣之功不可誣矣。臣謂後之爲按臣者，目擊將官退怯躲避，不能行牌趣督，及不着實叅論者，悉以不職論。必如是而功罪可明，遼民猶有可生之望也。曰消

歸于同結民心真有本之論

隱憂。臣聞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中國。故土蠻三

衛諸禽不足畏。而暴虐橫行。民窮財盡。可畏也。邊圉
空虛。人無固志。可畏也。死亾接踵。民有離心。可畏也。
蓋凡虜之入犯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肆虐
地方者。邇年以來。虜歲掠我人以萬計。輒散處於板
城而恩養之。給之婦使生子女。給之牛馬田土。使孽
息耕種。待其心志無變易。而後用爲奸細。用爲嚮導。
往年遼陽海州捉獲奸細數十。今猶踵接未息也。入
犯之時。爲之四散擄掠者。亦多中國人。有乞人地窖
者。有指人粟穀之數。而逼索之者。有呼讐人之名。而

焚其廬，掘其塚者，皆漢人也。以故地里之迂直遠近，民俗之貧富衆寡，兵之強弱虛實，將之勇怯智昏，與夫事勢之緩急難易，無不知之，而飢寒困苦之民，又聞先被擄者之有妻子牲畜田土也，謂雖大羊不類，猶得以緩其死，遂因虜入而願隨之去者，比比也。是則大可憂也。夫華夷異類，風氣異宜，飲食居室異用，而奈何甘爲犬羊之役哉！不得已也。蓋自販易賠償，擅騎免馬之弊滋，而民以馬死矣，自抽軍調操，設防科剋之害烈，而民以軍死矣，自買功咨用之威熾，而

民以官多死矣。自城濠不修，邊堡失守，而民以鋒鏑死矣。自屯益日壞，積貯不預，而民以飢死矣。自優恤無法，招集無方，而民以逃徙死矣。自將不知陣法，軍不習訓練，而民以不教死矣。凡此數者，皆所以爲虜驅民也。而遼之元氣，于是乎索。而幾于不可復救。臣竊謂欲存遼東，非扶持其元氣不可。欲扶持其元氣，非盡除前數者之蠹不可。請以醫喻人有病羸者，善醫者必且使之斷嗜慾，絕聲色，節宣其勞苦，調護其風邪。舉平日所以耗蠹元氣者，一切屏去之，而後藥

石可施。元氣可復也。臣故干籌邊禦虜之事。姑置弗論。而獨以扶持元氣之說。縷縷爲。皇上陳之也。不然。病且入膏肓矣。臣慮秦越人之驚而走也。夫臣此言。皆出于遼左士民將吏之所獻納。撫按司道之所議論。而臣耳聞目擊之所叅酌。固未敢信已見而忽與評。亦未敢徇人言而廢真見。要求無愧于此心。無愧于遼民。無愧于天日而已。他非臣所知也。伏望皇上勅下該部酌議施行。遼左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編

侯給諫疏

卷之一

步途議

平露堂